

立问题应该在联合国组织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表明，为了消除国际贸易中令人厌恶的歧视制度，为了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联合国必须进一步努力促进国家之间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而不管它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如何。

115. 蒙古人民共和国赞成联合国作为一个谋求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工具应该得到加强，同时反对违反或修正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任何企图。遵守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116. 我们的代表团同过去一样，主张最迅速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把蒋介石政权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17. 蒙古人民共和国也赞成接纳两个德国加入联合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完全符合宪章有关会员国的条件，并在很久以前就把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的愿

望通知了联合国。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定地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始终如一地努力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经济、科学和技术的高度潜力为后盾，实行广泛的国际合作。这一切都证明，这个国家是会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积极的、起作用的会员国的。

118. 我已就当前世界上某些急待解决的基本国际问题简要地阐明了我国政府的看法。当然对议程上的许多项目，我的代表团还没有发表意见，尽管这些项目毫无疑问是我们十分关心的。我们希望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谈谈我们的看法。

119. 我愿意向你们保证，蒙古代表团将一如既往往竭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为本届大会的成功作出充分的贡献。

中午十二时五十五分散会

⁴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年，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文件 S/7192。

第一六九六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伊格纳提耶夫先生(加拿大)代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主席：请各会员国代表们注意，经大会同意，一般性辩论发言登记于今天下午五时截止。

2. 拉莫斯先生(菲律宾)：首先，请允许我对主席的全票当选向他本人、向危地马拉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贺。有他来主持本届大会的讨论，我们实在感到幸运，而且也有充足的理由引以自庆，因为他的崇高的

品德、他在他本国身居高级职位所享有的威望以及他在联合国工作中所做出的卓越成绩，都将有助于他更好地担任主席这一职务。除了友谊的纽带把菲律宾和危地马拉联结在一起之外，我们还和拉丁美洲的各姊妹国家共享伟大的西班牙文化的丰富遗产。因此，菲律宾代表团对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的当选感到真正的骄傲。值此祝贺之际，我们向他提出保证：在这届我们希望将是卓有成效的会议上，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地同他进行合作。

3. 同时，请允许我向杰出的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阁下表示我们的深切谢意，感谢他以他的智慧、才能和干练成功地领导了上届大会。

4. 对于我们的第一百二十五个会员国斯威士兰，菲律宾代表团表示祝贺和热烈的欢迎。我们深

信，它将对联合国的工作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我们希望，斯威士兰人民在赢得独立之后能够如愿以偿地过着较好和比较充实的生活。

5. 过去二十年中，有七十五个以上的国家先后获得了独立。所有这些国家都迫切希望，独立不仅会带给它们带来政治上的自由，而且将使它们摆脱剥削、贫困和恐惧。它们对联合国及其宪章所规定的原则寄予信赖和希望。的确，我们也曾一度为那令人鼓舞的缓和迹象而感到精神振奋。巴黎和谈的开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见第 2373 (XXII)号决议〕的签订，不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接触的增多——这一切都使我们对在大小国家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的希望进一步增强了。但是，人类虽然渴望和平，和平却总是难以把握。甚至就在我们大家在这里聚会再次对和平事业作出保证的时候，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中东、在非洲的部分地区以及亚洲我们自己那部分地区的战争仍然是一个悲惨的现实。

6. 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全世界又目睹了一桩无耻地破坏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法律和秩序准则的事件。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竟然遭到它的某些盟国赤裸裸的武装干涉，而这些国家的代表却一直在不厌其烦地鼓吹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7. 今天是捷克斯洛伐克，明天又将轮到谁呢？当世界在计算这一可悲的冒险行径所造成的后果时，也应该把所有会员国为此而遭受的损失包括在内——它挫折了我们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共同愿望，破坏了我们一直在竭力倡导的在国际关系中相互信赖的精神。我们希望苏联迅速纠正这一可怕的大错误，立即从捷克斯洛伐克撤走华沙条约国的军队，让英勇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去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

8. 越南的冲突仍然是和平与安定的主要障碍。巴黎会谈在人们心中唤起的希望至今仍然没有实现，会谈的进展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9.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希望几个月后谈判将会最终出现一个较有意义的转折。作为援助为争取自由和生存而斗争的越南共和国的国家之一，菲律宾深切关注这一涉及到那个国家的根本命运的谈判。菲律宾希望看到南越人民能免于遭受内部颠覆和外部侵略，

并能确保他们有权建立和维持一个由他们自由选择的政府。

10. 中国大陆内外事态的发展都还不足以证明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我们以前对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所作的决定。相反，北京政权由于它的所谓的文化革命的过火行动、它对邻国的好战政策和它继续对西藏人民进行的压迫与迫害，已使它自己失去了它在联合国代表中国人民的权利。这一权利属于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

11. 现在，请允许我详细地谈一下秘书长称之为“本世纪最有决定意义也是最富有挑战性的一项长期性斗争”，那就是为缩小正在日益扩大的多数穷国和少数富国之间的鸿沟而进行的斗争。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就要结束，第二个十年即将开始。

12. 第一个十年在某些领域里是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成就，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却遭到了日益严重的挫折。我们必须从第一个发展十年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如果不提高对国际合作和谅解的必要性的认识，第二个发展十年还是不会成功的。有一些令人沮丧的迹象表明，许多发达国家根本不把这放在心上。它们没有增加它们的财政援助，也不打算改变它们进行国际贸易、技术援助、投资和外援的格局。这些都是国际生活中“富裕的地方主义”的表现，也就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秘书长普雷维什先生曾正确指出的、正在各富国滋长起来的一种危险现象。

13. 这种回到孤立主义的一个最近迹象是美国国会为了把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削减到最低限度所采取的行动。国会所批准的外援总额是二十年中最底的。在国会裁削利刃下的受害者之中就有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前者原应得到的款项是二亿美元，后者是一亿六千万美元。这两笔款项相对来说是不大的，但它们之被削减，又一次突出地说明了富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需要是漠不关心的。

14. 发达国家毕竟是有能力提供更多的援助的。作为一个集团来看，发达国家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六年之间国民生产总值空前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同期它们资源转移的净额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五。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大多数发达国家何以都没

有达到以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援助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的原因。同时，发达国家仅在一年之中的军备开支就高达一千七百五十亿美元左右。假如仅以这笔惊人巨款的百分之十纳入外援的渠道，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幸福、比较和睦、当然也就比较安全的地方了。

15. 今年年初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于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成功并不是个吉兆。新德里会议对有关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例如在新德里，经过一番激烈艰苦的磋商之后，发达国家才极为勉强地、而且仅仅是在原则上同意了关于建立一项非互惠性和非歧视性的关税特惠的普遍化制度的提案以及以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指标。然而，对达到这些目标的期限却未作具体规定。所以说，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含糊的许诺罢了。发展中国家不能以为这场战斗已经取得胜利而放松自己的努力。

16. 还有其他一些领域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话，也是能够有所助益的。我们这里指的是放宽援助条件的必要性这一问题。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在偿还的本息为四十五亿美元。按照现在这样的利率和条件，到一九七五年，发展贷款的净额就要成为负数了。既然附有条件的援助使发展中国家的受益减少高达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那么，这种援助带有条件的做法就应减到最低限度。因此也许可以说，援助穷国倒成了一桩大为有利可图的买卖了。

17. 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丝毫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没有责任了。实现发展的主要责任必须由发展中国家自己来承担。毕竟，五分之四的发展费用得靠本国资金来解决，其余部分才须来自外援。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重新审查它们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指标。我的代表团认为，农业发展应给予最优先的地位。因为农业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目前在这一领域正在进行一场人人欢迎的革命。那就是大家所说的“绿色革命”，它在越来越多的严重的饥荒地区使水稻、小麦和玉米获得了创记录的高产。在菲律宾，我们培育出了一种空前高产的水稻新品种，并对所有索取种子者一律予以供给。由于这一新品种的出现，菲律宾八十多年来将第一次有剩余大米。

18. 在优先发展农业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忽视工业的发展。因为我们懂得，虽然农业可以满足一个国家的基本生活需要，但也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把人们的生活提高到只能活命的水平之上。

19. 说到这里，我们谨向联合国中从事财政、技术和经济援助的各机构的大家庭表示我国政府的始终不渝的信赖。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E. 马科斯先生在其最近的声明中充分表示了对各机构的工作的支持。他说，菲律宾对一九六九年联合国发展方案的捐款已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即从二十八万六千美元增为五十万美元。此外，菲律宾对联合国儿童基金的捐款也从十一万零一百零四美元增为十八万六千八百六十美元，即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对世界粮食方案，菲律宾在今年年初就已保证捐献六十八万六千比索，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正当某些发达国家缩减捐款的时期，我们希望，象菲律宾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穷国增加捐款的行动是会具有一定意义的吧。当前，我们都在进行一场摆脱贫困、疾病、饥饿和苦难的战争。这是一场我们能够使之升级的战争，一场将使全人类得益的战争。

20. 据说，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它的严重疏忽而未能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很明显，如果要使第二个发展十年取得成功，这种疏忽就必须予以纠正。已列入议程的社会发展宣言草案[A/7161, Add.1]提供了使社会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蓝本，我们敦促本届大会予以采纳。

21. 今年九月在纽约召开的主管社会福利事务的部长会议，已就通过本国努力和国际合作来实现社会福利的目标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会议宣布：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谋求社会进步，而现在正是社会福利在促进国家发展方面发挥其充分作用的难得时机。因此，我们敦促大会对这次会议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各项建议¹尽快予以采纳。

22. 今年是我们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二十周年的一年。今年四月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通

¹见文件E/4590。

过了德黑兰宣言。²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除其他事项而外，特别指出，世界人权宣言“构成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各个成员的一种义务”，同时也“创立了所有国家应当遵循的新的标准和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的标准和义务都是一些具有高度革命性的原则，它们明确规定，凡是为了提高联合国更加有效地处理发生于任何地区的违反人权行为的能力所采取的措施，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予以支持。我们认为，关于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³的建议就是这样一种措施，我们促请大会早日加以审议。

23. 在此国际人权年中，我们应该牢记的一个教训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人权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只要种族歧视的祸害还在折磨着这么多的民族社会，只要我们组织中的一个会员国南非共和国还继续把种族隔离奉为该国的官方政策，我们就不能认为人权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也必须记住，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时，入侵军队甚至在未俘获政府领导人之前就接管了报纸和电台。因而首先遭殃的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24. 现在请允许我提出一个近来给东南亚局势蒙上了一层不祥阴云的问题，这就是菲律宾同马来西亚之间对于占北婆罗洲很大一部分的沙巴地区的争端问题。菲律宾争辩说，它从苏禄苏丹的手中获得了沙巴的主权和统治权。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则声称，它是从联合王国那里取得了沙巴的主权和统治权的。

25. 联合王国似乎是从英国北婆罗洲公司获得它所声称的主权和统治权的。而该公司又是从奥弗贝克和登特先生那里获得其主权和统治权的。而这两位先生又是从苏丹穆罕默德·贾玛卢尔·阿斯拉姆手中承受了某些权利和特权的，这些权利和特权在这位苏丹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所签署的一项文件中均有明文规定。

26. 我这里有一份苏禄苏丹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签署的文件的影印本。这是一份用阿拉伯文

字拼写的马来语文件。争论的关键与如何正确解释这个文件有关。菲律宾争辩说，这个文件是一个租约，而我们的对手则断言它是一个割让或出售的契约。

27. 自从对沙巴的争端开始以来——最初是同联合王国、现在是同马来西亚发生争端——菲律宾就一直力求把这一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争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凡具有法律性质的争端，在原则上，理应提交国际法院裁决。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能使联合王国或马来西亚同意将这一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28. 在苏禄苏丹同奥弗贝克和登特两位先生所订的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契约中，有一项重要的条款，其内容为：承受人或其权益继承人有义务“无限期地”每年向苏丹穆罕默德·贾玛卢尔·阿斯拉姆或“其子嗣及继承人”交付五千马来亚元。这个年付五千马来亚元——在一九〇三年增加到五千三百马来亚元——的义务均先后为奥弗贝克和登特两先生、英国北婆罗洲公司以及英国政府所履行。而马来西亚联邦也是信守这一义务的。

29. 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契约签字之日起，直到一九三六年当时在位的苏丹贾玛卢尔·基拉姆逝世时止，每年均付款无误。一九三六年付款之所以暂告中止，是因为英国北婆罗洲公司想要确保他们所付之款能归合法的一方或多方所有。

30. 已故苏丹贾玛卢尔·基拉姆身后并无子女，但他留下一个遗嘱，规定把他在菲律宾和北婆罗洲的财产遗赠给他遗嘱中指名的某些亲属。一九三九年，根据英国官员的提议，死者继承人不得不到北婆罗洲最高法院为他们的继承权提出证明。北婆罗洲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麦卡斯基判定：已故苏丹贾玛卢尔·基拉姆的继承人——他们一共九人——享有每年接受五千三百马来亚元的权利。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所作的判决书中，除其他事项外，还提到以下内容：

“显而易见，苏禄苏丹的主权继承者是菲律宾群岛的政府。但是，德·里昂先生争辩说，菲律宾法院在对有关已故苏丹遗产处理的诉讼的判决中排除了该政府对割让金的任何要求。依我看

²见德黑兰国际人权会议最后决议书，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XIV.2）。

³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98，文件A/5963。

来，这个判决是正确的。从一九一五年以来，菲律宾政府就准许苏丹贾玛卢尔·基拉姆以私人身份享有割让金；菲律宾政府在苏丹去世时对割让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而且根据菲律宾某一法院的判决，也承认了苏丹的私人继承者有权接受这笔割让金。”

31. 我刚才所引用的法官麦卡斯基的这个判决书涉及两个问题。在“显而易见，苏禄苏丹主权的继承者是菲律宾群岛政府……”这一部分中所指的显然是主权的归属问题，而这段判决词的其余部分所指的则是继承人的财产继承权问题。根据法官麦卡斯基的判决，主权属于菲律宾政府，而财产继承权因菲律宾政府对此没有提出要求，则归于死者的私人继承者。

32. 人们可能注意到，法官麦卡斯基把五千三百马来亚元称为“割让金”。这是因为原告出庭时没有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原件的副本。他们所有的唯一文件是该契约的一份英译本，即马克斯韦尔-吉布森译本，⁴该译本把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协定称为割让。这个文件是作为原告的证件之一附在原告的申诉书之后的。法官麦卡斯基没有见到其他文件，因而不得不把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的立约行为称为“割让”，把五千三百马来亚元称为“割让金”。

33. 菲律宾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契约的马克斯韦尔-吉布森译文是有错误的。一九四六年底，菲律宾政府终于得到了一份用阿拉伯文字拼写的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契约原件的影印本，并对该文件进行了翻译。这个文件的各种不同译本——一种为已故苏丹贾玛卢尔·基拉姆的继承人所译，另一种为一位美国英语专家所译，第三种为一位荷兰语专家所译——全都证明了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契约是一个租约。还可以提一下，一个早期的西班牙语译本把它称为“*arrendamiento*”，英语的意思就是“租约”。

34. 这里需要记住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法官麦卡斯基判决说，五千三百马来亚元必须无限期地逐年

⁴关于马来联邦和婆罗洲的条约和协定，威廉·乔治·马克斯韦尔爵士和威廉·萨默·吉布森合编（伦敦，J. 特拉斯科特父子有限公司，一九二四年版）。

付给贾玛卢尔·基拉姆的继承人。麦卡斯基这一判决受到了英国北婆罗洲公司、联合王国以及马来西亚联邦的尊重。

35. 如果苏丹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所签署的契约是一个出售契约，那么购款的支付一定会有一个期限。但是付款必须“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个事实却表明，该项财产所有权仍然属于授予者苏禄苏丹，而承受人只不过获得了租借权和苏禄苏丹所明确委托的施政权而已。此外，“无限期的”租借权，事实上就等于英国所实行的永久租借权，而这种永久租借权不超过九十九年。

36. 除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契约外，菲律宾政府准备提交国际法院考虑的还有许多其他文件，其中有：

(1) 苏禄苏丹任命德·奥弗贝克男爵为山打根土王兼财政大臣的委任状。⁵这份委任状也是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签发的，它明确地说明苏禄苏丹是委托德·奥弗贝克男爵代行其施政权的。

(2)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二日奥弗贝克和登特二位先生上呈的要求发给皇家特许状的申请书，⁶在这份申请书中，除其他事项外，也说明了苏禄苏丹是委托德·奥弗贝克男爵代行其施政权的。

(3) 一八八二年一月七日格兰维尔伯爵给莫里厄先生的信。这封由英国外交部发出的信，就英国北婆罗洲公司在获得皇家特许状后所处的地位问题，阐明了英国官方的立场。格兰维尔伯爵信的原文是：

“因此，这张英国特许状在下述事实上与英王以前授予东印度公司、赫德森湾公司、新西兰公司以及其他性质类似的团体的特许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目前这个问题上英王既未取得他对英国北婆罗洲公司所占领土的统治权或主权，也无意授予这家公司以在该地的任何施政之权，只不

⁵有关苏禄和婆罗洲事务以及有关授予“英国北婆罗洲公司”法人组织特许状的文件，第二部分——关于荷兰权利的信件，C.3109（伦敦，哈里森父子公司，一八八二年版），第15号，第23页。

⁶同上，第一部分——关于西班牙权利的信件，C.3108（伦敦，哈里森父子公司，一八八二年版），第137号，第129-135页。

过授予有关人士以法人团体的地位和相应的权利义务，并承认由仍然享有主权的诸苏丹所授予的领土和所委托的管理权而已。”⁷

(4) 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英国代理总领事 W.H. 特雷彻给德比伯爵的报告。⁸ 特雷彻先生曾陪同德·奥弗贝克男爵到和乐同苏禄苏丹进行谈判；在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契约签订以前和签订期间他都在场。他是德·奥弗贝克男爵和苏丹双方的顾问，并作为唯一的证人在文件上签了字。因此他在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契约签字之日写给他的伦敦上司的报告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对确定契约中所提到的五千马来亚元这笔款项的依据作了说明。他在报告中写道：当时苏丹从其北婆罗洲领土上每年所得收入为五千马来亚元——三千元来自他的采珠业，二千元来自他的燕窝采集业。而且，特雷彻先生把这次授予叫做租让——而不是割让。

37. 菲律宾政府还有许多其他文件提请法院考虑。我们援引上述几个文件作为例证，以便向本机构表明，要解决这个争端，就需要对各种契约、当时的来往信件以及适于提交司法机构审查的其他文件加以仔细的考虑和估价。

38.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裁决有关争端的那些问题时所必须考虑的各种文件，就可明显看出：联合国国际法院是一个应该受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两国之间的争端的机构。它是最适宜于处理这样一个复杂争端的机构。

39. 假如马来西亚同意将此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菲律宾将准备遵守这个司法机构可能作出的任何判决。如果判决有利于马来西亚，那么菲律宾就不再提出这一要求。如果判决有利于菲律宾，那么这个问题还不能就此结束。因为菲律宾致力于自决的原则，并将准备保证在沙巴遵守这一原则。

40. 菲律宾的立场是，法律解决应先于政治解决。所谓法律解决，就是由国际法院进行判决。所谓政治解决，就是以公民投票的结果作为基础来加以

解决。菲律宾总统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给菲律宾国会的咨文中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其文如下：

“当我们为了取得菲律宾合法的历史权利，为了保证菲律宾的安全而提出对北婆罗洲的要求时，我们承认菲律宾所一贯坚持的自决这一根本原则。在依法提出我们的正当要求时，我们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应给予北婆罗洲人民一个机会去决定他们是愿意独立，还是愿意成为菲律宾的一个部分，还是愿意置身于另一个国家的统治之下。但是，这样的公民投票应该是真实可靠的，办法是在确保北婆罗洲人民能有效地自由表达其真正的不为偏见所囿的意愿的条件下，而且最好是在联合国监督之下来举行公民投票。”⁹

41. 菲律宾曾被指责为没有遵守联合国秘书长在一九六三年作出的调查结论。¹⁰ 我们用不着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菲律宾作出的欢迎马来西亚的组成的保证，是以菲律宾的要求所能得出的最后结果为条件的。这个条件在下面三个文件中作了明确的叙述：

(1)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马来西亚联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三国外交部长会议分别向各自政府首脑提出的报告和建议书。该文件的第12段写道：

“菲律宾清楚地表明：在北婆罗洲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问题上，菲律宾的立场是以其对北婆罗洲的要求所能得出的最后结果为条件的。外长们注意到菲律宾的这个要求以及菲律宾根据国际法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继续坚持这个要求的权利。他们一致认为，北婆罗洲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既不妨害菲律宾的要求，也不妨害它在这方面的任何权利。此外，三国联系到它们的紧密联盟，同意将尽最大的努力按照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宣言的规定，通过诸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

⁹ 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著：《我们未完成的革命》（马尼拉印制局，一九六四年版），第50页。

¹⁰ 见联合国马来西亚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报告，“秘书长的最后结论”。

⁷ 同上，第197号，第204页。

⁸ 同上，第118号，第118-119页。

或双方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使这一要求得到公正而迅速的解决。”¹¹

(2)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马尼拉协定。这个由马卡帕加尔总统、苏加诺总统和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总理签署的协定，完全采纳了上面所引的外交部长们的报告。

(3)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的联合声明。该文件第8段的内容如下：

“根据马尼拉协定第12段，三国政府首脑决定要求英国政府同意通过谈判、调停、仲裁、司法解决或由双方自行选择的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其他和平方法以求得英国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在沙巴(北婆罗洲)问题上的争端得到公正而迅速的解决。三国政府首脑注意到菲律宾在马来西亚联邦建立后对沙巴(北婆罗洲)的要求的立场，即如马尼拉协定第12段所载明的：沙巴(北婆罗洲)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既不妨害菲律宾的要求，也不妨害它在这方面的任何权利。”¹²

42. 我请求诸位特别注意菲律宾总统、印度尼西亚总统和马来西亚总理联合声明中所用的“在马来西亚联邦建立之后”这一词语。联合声明中所清楚地表达的观点是：在马来西亚联邦建立之后，菲律宾仍将坚持它对沙巴的要求。东古在同意这个联合声明时，是接受了这一观点的。

43. 最后还可以指出，一九六六年，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政府便紧接着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的公报中表示“同意遵守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马尼拉协定及其附件——联合声明，以便和平解决菲律宾对沙巴的要求问题”，¹³并进一步表示它们认识到“需要尽快坐在一起，以便在符合上述马尼拉协定和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澄清这个要求并就能使双方均感满意的解决办法进行讨论”。¹⁴

¹¹国际法律文献(华盛顿，美国国际法协会，第二卷，第4号，一九六三年七月版)，第618页。

¹²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五五〇卷(一九六五年)，第8029号，第358页。

¹³菲律宾对北婆罗洲(沙巴)的要求(马尼拉印制局，一九六八年版)，第二卷(附录十四)，第121页。

¹⁴同上。

马来西亚既然同意重新讨论菲律宾的要求及其解决方式，那么它就自动放弃了它从一九六三年联合国的调查中所可能获得的任何有利地位了。

44. 至于一九六七年的沙巴选举，这次选举并不适于引证为支持马来西亚对沙巴合法权利的依据。此次选举涉及的只是选举地方官吏的问题。在发给选民的选票上并没有提出沙巴人民究竟是愿意留在马来西亚还是加入菲律宾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直截了当地把归属问题付诸评议。因此，人们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也不可能把一九六七年的沙巴选举视为公民投票。

45. 新的马来西亚联邦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宣告成立。此后，马来西亚联邦曾经好几次保证愿与菲律宾商讨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一九六四年底，两国通过互换备忘录，同意就澄清菲律宾的要求和磋商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举行会谈。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的普通照会中写着：“它从未背离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马尼拉协定及其附件——联合声明，并重申它的保证：它将遵守这些协定，特别是上述马尼拉协定的第12段和联合声明的第8段”。¹⁵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通过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马来西亚再次保证遵守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马尼拉协定及其附件——联合声明。

46. 今年初，在菲律宾总统对吉隆坡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又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它要求举行菲律宾希望能够导致就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达成协议的会谈。最后，通过一九六八年四、五两月中互换照会，两国政府同意在曼谷举行会谈，以便澄清菲律宾的要求并讨论解决争端的方式。

47. 曼谷会谈开始于今年六月十七日。马来西亚代表表面上是为了澄清菲律宾的要求而在几天中提出了许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答复。当菲律宾代表确信问题已经提够了，而且已经给予了充分的答复时，他们便建议双方开始讨论解决争端的方式。可是，马来西亚人却拒绝了。

48. 于是，菲律宾代表团就问马来西亚代表团：他们是否同意讨论解决争端的方式问题，而暂不去考虑他们如下的单方面估计：菲律宾方面对其要求尚未

¹⁵同上(附录十五)，第122页。

作出使他们满意的说明。马来西亚方面作了肯定的书面回答。随即短期休会。当会谈恢复时，菲律宾代表深信，菲律宾的要求已在数月前就已提供给马来西亚政府的两卷名为“菲律宾对北婆罗洲(沙巴)的要求”的出版物中陈述清楚，深信问题已经提够而且已经给予了充分的答复，因而澄清问题的阶段已经结束。所以，他们便建议两国代表团应进而对解决的方式问题进行讨论。接着休会四天。在这期间，马来西亚代表团向全世界报界宣布，他们应菲律宾的要求，将在订于七月十五日举行的会议上讨论解决争端的方式问题。当两国代表团在七月十五日开会时，马来西亚代表团团长宣称：“我拒绝你方的要求。就马来西亚而言，依据联合公报而进行的工作至此已告完全结束”。在第二天的会上，当菲律宾人坚持讨论解决的方式问题时，马来西亚人傲然阔步离开了会场，从而使会谈陷于中断。马来西亚人是企图同时扮演诉讼当事人和法官这一双重角色的。

49. 最近，国际报界一直大肆渲染菲律宾通过的一项法规，妄称这是要把沙巴“并入”菲律宾领土的一种行为。报刊上对该法规的评论暴露出其对该法规条文的误解。这项新法律的目的是修正一九六一年为划定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而制订的第3046号共和国法令。新法只有两节。第1节旨在订正在对旧法规定的基线所作的技术性描述中出现的某些印刷上的错误。旧法没有把沙巴列入菲律宾领土，新法也同样没有列入。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根据新法所载的技术性描述来绘制菲律宾新地图，沙巴亦将位于该地图之外。

50. 误解也许是由新法第2节的条文引起的。其原文如下：

“本法令中规定的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的界说，并不妨害对北婆罗洲的沙巴领土周围领海基线的定界，对于该领土，菲律宾共和国已获有统治权及主权。”

新法第2节提到的“定界”指的是如果菲律宾收回沙巴则将予以进行的未来的定界。换句话说，如果马来西亚同意将这一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而该法院又作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判决，那么，新的基线就将加以划定。

51. 上述法律是应联合国为了使该组织即将出版的“法律丛书”中有关海洋法部分能够符合当代的实际情况的请求而通过的。写进第2节是为了维护菲律宾的要求，并避免可能产生这样的非难，即菲律宾由于没有把沙巴海域包括在菲律宾的领海界线之内，已经通过立法暗中放弃了它的要求。

52. 新法第2节中关于对沙巴“菲律宾共和国已获有统治权及主权”的说法亦非新有。这是重申菲律宾的正式观点，这一观点前此已由菲律宾众议院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六二年通过的决议、历任菲律宾总统、历任外交部长、参加一九六三年英菲伦敦会谈的菲律宾代表团以及参加一九六八年曼谷会谈的菲律宾代表团多次予以宣布。

53. 菲律宾认识到区域合作在获致进步与安定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它总是站在亚洲区域性努力的最前列。在过去两年半中，我们看到了使亚洲前途大有希望的三个组织宣告成立，它们是：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太平洋地区理事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54. 所有这三个组织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亚洲开发银行已站稳脚跟并在正常地发挥作用；今年七月亚太理事会举行了它的第三次部长级会议；而东南亚国家联盟亦已就几项计划达成了协议，并且就要付诸实施。不幸的是，这些进展可能因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对沙巴日渐激化的争端而受到阻碍。这一危险在联盟内部尤为严重，因为它的各项计划的完成都必须依靠五个成员国之间亲密的、坚定的和积极的合作。

55. 在这种情况下，联盟甚至还有理事会，都经不起继续对这一争端漠不关心了。事实上这一论争的重要性超越了马尼拉和吉隆坡本身的利益。这一争端实际上是一个考验性的事例，它直截了当地向上述组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它们是否有办法和意愿来解决其成员国之间的论争。如果它们的努力结果确实无济于事，那么，联合国就必须按照其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予以过问。归根到底，这个问题是必须予以正视的，因为，同人与人之间一样，国与国之间，不论其关系如何亲密，争端是可能而且确实会发生的。我们必须真正关心的是，究竟这些争端是否能够按照法律和正义的准则来加以解决。

56. 让我非常清楚地申明,虽然菲律宾将拿出力量和决心,以谋求实现其对沙巴的要求,但它只采用和平的手段来实现其目的。菲律宾宪法明确地“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并采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作为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国家无条件地遵循联合国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宣布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为非法,并规定所有国家必须以和平手段来解决它们的争端。

57. 但是,我们以同样的力量实行关于国际协定必须得到恪守和尊重的原则。因此,我们期望马来西亚信守一九六三年的马尼拉协定。在该协定中,它庄严地提出保证,要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宣言的规定,通过诸如谈判、调停、仲裁、司法解决或双方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使这一要求得到公正而迅速的解决”。

58. 我们敬爱的秘书长吴丹在他的年度报告的序言中敦促所有的国家更多地通过国际法院来解决它们的争端。他写道:

“在去年报告的结束部分中,我曾提请大家注意:‘各国在处理与别国的关系时,迫切需要更广泛地使用各种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联系到这一点,我曾提请大家注意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的国际法院对解决法律上争端的可取之处。该法院今年已首次向大会提出了报告。我相信,如果除会员国外,大会和联合国的其他主要机构也都能更充分地利用法院这个机构来处理那些可能通过法律和司法程序来解决的问题,那将是符合联合国的共同利益的。”[A/7201/Add.1,第168段。]

59. 在我们的地区,柬埔寨和泰国,最近还有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已分别同意用司法的解决办法和仲裁来解决它们的领土争端。联合王国曾于一九六三年在它还控制沙巴的时候,拒绝菲律宾关于把沙巴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建议,而另一方面,它现在却宣称它准备请国际法院来裁决关于英属洪都拉斯和直布罗陀的争端。因此,英国人和马来西亚人以他们认为我们的要求并无法律依据为由而拒绝提交法院的态度是

有道理的。依常理而论,如果他们认为菲律宾的论据是不充分的而不是有力的,他们就会更乐意于提交法院去解决才是。

60. 伦敦泰晤士报——这家报纸大概不致被指责为偏袒菲律宾要求的吧——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的一篇社论里无可奈何地承认,在沙巴问题上,“菲律宾人的论点是还能站得住脚的”,同时还断言“沙巴地位的法律根据完全是无懈可击的”。纽约时报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的一篇社论中,提出了一个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一定会想到的问题:

“难道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就不能象菲律宾总统所建议的那样,同意将沙巴问题提交世界法院或其他公正的第三方去解决吗?如果马来西亚的论据真如吉隆坡所坚持的那样充分有理,那么,马来西亚人对该案的审理就该是无所顾忌的了。”

61. 领土争端一向是历史上那些最血腥的战争的起因。作为领土争端一方的菲律宾,现在主动表示它决不诉诸暴力,并郑重声明,它准备在一个合格的法庭上辩论它的案件,而且无保留地接受该法庭的裁决。

62. 在这个暴力的学说和实践大为肆虐的世界上,菲律宾敢于向这个组织宣称它对法治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它对通过法律达到和平的坚定信心。如果联合国要继续忠于其宪章和职责,那它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鼓励并支持我们要求法治的急切呼吁。

63. 最后,我愿说明,在有关沙巴的要求按照两国政府的庄严保证得到解决之前,我特此提出如下保留并记录在案:菲律宾政府不能也从未承认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有权力、权限或权威在联合国或它的任何机关、组织、委员会、机构或会议中代表沙巴领土的人民,或代表他们讲话,或为他们承担任何义务。

64. 巴达鲁先生(达荷美):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以达荷美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副主席。同时我还想代表我国政府通过你向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阁下致以最真诚的祝贺,祝贺他当选为大会主席。我认为,这是一件特别令人欣慰的事,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当选证明了通称为第三世界的那些地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及其所起的作用,而且主

要是因为他是同达荷美一样热爱和平的一个“小”国的代表。毫无疑问，由于他的卓越才能，本届大会将会开成一个和谐而又积极的大会。

65.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阁下致以他完全应得的敬意。他在主持第二十二届会议的工作中表现了一种生气勃勃、灵活机智和秉公不阿的特点，再加上他的雍容文雅的风度，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了。

66. 自上届大会以来，国际社会由于一系列的危机而一直受到动摇，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还在继续受到动摇；这些危机甚至能使我们之中最乐观的人也有理由对能否实现我们组织的根本目的之一，即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抱怀疑的态度。

67. 达荷美代表团认为，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无视——如果不说是公开破坏的话——那些正好是联合国所赖以建立的原则。在维护所谓“更高利益”的幌子下，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和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遭到了肆无忌惮的嘲弄。这是一种倒退的倾向，如果掉以轻心，这种倾向将使我们回到弱肉强食的时代。因此，我国代表团象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深感不安，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及时回到那种与道德和法律较为一致的国际关系的准则上去的话，那么，迟早会落在弱小国家头上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68. 捷克斯洛伐克最近的事态以及外国军队对该国的入侵，已理所当然地在全世界，特别是在达荷美政府和人民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慨。

69. 达荷美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原则之一是，坚决反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任何形式的奴役和统治。它忠于自己的外交政策，并于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重申了自己严格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各国内政和民族自决等原则的立场。

70. 这些原则对世界和平的利益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现在却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严重的破坏，达荷美对此只能深表遗憾。

71. 如果申明立场仍有必要，达荷美代表团愿借此场合庄严重申：我们忠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我们深信，只有严格恪守并尊重这些原则，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平的、富有成果的共处，我们所如此渴望的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72. 我们组织的全体会员国必须经常关心维护和平的问题。这就要求它们竭尽全力以确保联合国宪章制订者所正确地赋予联合国的世界使命能够全面完成。斯威士兰已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新会员国，而赤道几内亚也即将被接纳，我们应当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两个新会员国将使联合国的普遍性有所加强。达荷美代表团以真正喜悦的心情向斯威士兰表示敬意和祝贺，欢迎斯威士兰成为我们组织的会员国。同时，我也向最近才获得独立的赤道几内亚表示敬意和祝贺，我们希望它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加入我们的行列。对于非殖民化问题，西班牙当前表现了一种合作和进步的态度，与其邻国葡萄牙所持的那种反动的顽固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愿借此机会当众表示，我们对西班牙的这种态度感到满意。

73. 谈到联合国的世界使命时，我们必然会注意到在我们队伍中还缺少某些国家，而缺少这些国家也就有损于我们这个组织实现宪章的基本宗旨——特别是维护和平——的能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缺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74. 国际社会的日常生活充分证明了，企图无视一个拥有七亿人口而且是个核大国的国家，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国家有权过问并参加关于在世界上建立真正和平的各种讨论，对于这点我们是没有争议的。尽管我国政府与北京政府在哲学或意识形态上的观点不同，但我国政府认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参加联合国并愿遵守宪章的原则，那么它就应该被接纳参加我们的组织。然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涉及驱逐国民党中国的问题。

75. 越南冲突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枪炮之声仍未绝于耳，但达荷美政府已十分满意地获悉，冲突的各方已作出了积极的决定，愿意在希望之桌——即谈判之桌——的周围一道坐下来，这当然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诚然，巴黎谈判还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但是我们都确信，这些谈判是谋求东南亚

和平的重要的第一步。我们希望久经痛苦煎熬的越南人民最终能够在平安宁之中全力以赴而又不受阻挠地致力于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

76. 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的悲惨事件发生以来，中东仍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而在谋求适当解决这场危机方面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不断增多和反复出现的流血事件使停火遭到了严重威胁，这些事件的继续发生可能推迟问题取得公平持久的解决。就达荷美方面而言，我们认为，停止直接的和间接的敌对行动都将有利于在大国的协助下研究和解决该地区的整个问题。因此，这样做是可取的，即应当有效地全面实施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第242(1967)号〕。达荷美代表团借此机会向雅林先生表示敬意，我们完全支持他在这方面所作的不懈的、可嘉的努力。

77. 和平仍然是极不稳定的，而且经常受到威胁，这种情况也同样影响着非洲。在我们这个大陆上，怵目惊心的悲剧正在动摇着达荷美的伟大的邻邦尼日利亚的基础。它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忧虑。达荷美真诚地希望，这场令人痛苦的冲突能早日结束，武力的法则能让位于理智的声音，从而导致一种对有关各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使尼日利亚重新获得我们曾经为之赞美和骄傲的那种统一和团结。现在是毁灭性的枪炮声应该停息、应该把千百万人从死亡、饥荒和各种苦难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了。我们特此敦促我们的兄弟们，那些为这场使我们良心深感不安的悲剧所折磨的兄弟们，为实现这一生死攸关的目标而努力吧。

78. 还是在非洲，虽然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获得了全部国家主权，但是违背时代精神的殖民主义的某些堡垒却还在那里藐视民族自决权而未受惩罚，这种情况的确使人震惊。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里斯本政府打着执行开化的使命和保卫某种文明的虚伪幌子，正在系统地推行一项剥削和压迫的政策，拒不承认这个地区人民的民族特性。

79. 在南罗得西亚，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政府在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继续蔑视国际社会。现在是联合王国政府正视其责任的时候了。由于某些国家的合谋，经济制裁已经可悲地遭到了失败，因此诉诸武

力已成为必要。联合王国政府为使南罗得西亚的叛乱政权有所醒悟，曾一再努力与之谈判，但这些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终——而且就在最近又有一次努力宣告失败——这是一个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的事实。既然如此，诉诸武力的必要性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80. 南非共和国方面不顾世界的谴责，推行其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并日益强化其镇压千百万非洲人民的机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是由比勒陀利亚的朋友们和那些为卑鄙的利欲所驱使而一味故作正经的人们所一手助长起来的，在后代和历史的心目中他们将对承担很大的责任。比勒陀利亚的少数种族主义当权者并不满足他们在南非共和国境内的统治。他们明目张胆地破坏国际原则，将其专事压迫的政权扩展到纳米比亚领土上。南非不顾联合国决议，继续对纳米比亚行使其统治权。当比勒陀利亚今年三月拒绝让联合国纳米比亚管理委员会前往温得和克时，国际社会却无能为力，惊愕而沮丧地袖手旁观。南非就是这样再次毫不含糊地重申了它绝不改变其蔑视我们组织的方针。达荷美认为，如果所有会员国，不论大小，不分强弱，都希望保持联合国存在的理由和它的道义上的权威，那么，它们就应当遵守作为联合国基础的那些原则，并通过尊重联合国的决定来给它的行动以鼓舞；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时候了。

81. 虽然非洲现在还是殖民主义的最大悲剧的舞台，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了某些非殖民化的问题。

82. 一九六八年最后这几个月正是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西新几内亚或西伊里安的命运的一个适当时期，因为一九六九年将是决定他们前途的一年。联合国在批准荷兰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之间一九六二年的协定¹⁶时，保证了这个地区的居民在一九六九年自由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我们希望能管理国的合作下采取适当的步骤，以便保证来年严格实施该协定并公正地征询巴布亚人民的意见。

83. 尽管一直存在着一些紧张局势的中心，但是

¹⁶—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荷兰王国关于西新几内亚(西伊里安)问题的协定。

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有时被一线希望的光芒照亮了的时候，我们便不免为之鼓舞。今年六月大会通过的、达荷美也签了字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 (XXII)号决议〕是十八国委员会两年来工作的最终成果。委员会的任务远非易事，我们谨向委员会致以敬意。与此同时，我们对现实的关心和对客观的重视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这个条约的缔结的确是一项积极的成就，但这一成就却是十分有限的。关于这个条约的不足之处和局限性我们就不多谈了，因为当这个问题在第一委员会〔第一五六八次会议〕讨论时，达荷美的代表就已经充分强调过了。现在只需要举一个例子来回顾一下就够了：虽然条约中包含了旨在限制拥有核武器国家数目的条款，但人们找不到一个禁止目前核大国增加其核武器的条款。缺少这一条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真正的危险在于超级大国不断增加其核储备。因此，达荷美认为，必须按照大会第 2028 (XX)号决议重新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方面作出努力。这些努力的目的尤其应该在于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出准确而毫不含糊的保证，保证它们尽快采取具体的步骤，以停止制造核武器，削减并销毁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了换取无核国家——特别是那些已经拥有或即将拥有核能力的国家——作出不掌握核武器的正式保证，可以要求核国家作出的最低限度的保证。

84. 国际社会应全力争取的和平是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同缩小——如果还谈不上消除的话——这方面明显存在着的可悲的不平衡状况密切相关的。

85. 自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一届会议¹⁷召开以来，人们就不断提出，贸易条件在危险地恶化。世界上所有的巨大动乱无不向我们表明，某些国家的过度贫困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根源，也许甚至成了一种威胁。然而难道我们没有看到那些本可以在这方面作出必要努力的国家，却并不总是欣然愿意这样做吗？

86. 在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四年

之后，人们本来有理由希望新德里会议能够开辟一个新纪元。然而，它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第三世界因此而大失所望。但是，仅仅谴责一下某些国家的自私和仅仅悲叹我们命运不济就够了吗？当然不够。现在该是从新德里会议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果中吸取教训的时候了。新德里会议的成果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到失望，是因为据悉本来是要充分提出一定数量的研究报告作为真诚的谈判以作出具体决定的题目的。

87. 鉴于商品价格一般是毫无道理的波动，这方面唯一有效的保障办法将是首先搞好市场组织，并确定有利于我们的农民努力增加生产的最低限度的农业报酬。就我们而言，我们是一贯按照向我们提出的建议办事的。很明显，我国农业资源的的增长并不足以使我们富裕。不管我们是出售原料还是购买制成品，两者的价格都是强加给我们的，而吃亏的总是我们。

88. 对第三世界来说，阿尔及尔宪章¹⁸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前进，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今天关系重大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彼此之间能够做些什么的问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应当倒退到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去。

89. 把双边和多边援助同我们自身的努力结合起来的愿望是属于合作和互助而不是施舍或乞求的范畴的。双边和多边援助的多寡应与我们各自的需要相称。

90. 有些勤劳的民族生活在土地极为贫瘠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如果要使向他们提供的援助同他们的财富而不是同他们的需要相称的话，那么贫富之间的悬殊现象就肯定不可能消失。

91. 明天要求于富国付出的努力必然会大于它们今天随意付出的努力。情况的确是如此，现在它们应当用于援助不发达国家的数额已不是日内瓦会议结束时提到的每年国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一，而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了。

92.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将近三千亿美元，而它们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却依旧不变。

¹⁷第一届会议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六日在日内瓦举行。

¹⁸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集团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宪章。

93. 这个比率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这种情况继续使一些人的良心感到不安，因为谋求合理的平衡虽然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无疑又具有道义上的含义。

94. 在缓慢而又耐心地寻求解决办法之后，在希望大半破灭之后，难道摆在第三世界面前的除了痛苦而外就别无其他东西了吗？我并不是要绘出一幅富有启示性的大灾难的阴暗图画。我们还来得及互相救援。拥有新的强大的毁灭性手段的战争，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上苦难的根源。然而，有人在年复一年地把巨额款项用于制造仇恨和苦难的事情上，与此同时却拒绝拿出最起码的一笔钱给那些急需的人使他们生活得幸福一些。这看来虽然荒谬，但事实却是如此。在这方面，一位名人所提出的“一日战费用于和平”的主张〔议程项目92——见文件A/7183和Add.1〕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它具有象征性的价值。把骇人听闻的军备竞赛制止之后，国际社会就可以集中力量去从事诸如为第三世界的发展而共同开发海洋资源这样更有建设性的任务。对富国来说，这是一个是否同意帮助较穷的国家创造为人类全面发展所必须的条件的问题。对所有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是否就在此时此地保证承担我们这个世纪的鼓舞人心的任务的问题，这一任务就是：创建一个绝望和苦难已被永远消除的世界。

95.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们愿再次就我们的秘书长吴丹在为国际社会服务期间为建立和维护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向他致以他受之无愧的敬意。同时，我们还要重申达荷美对联合国、联合国的理想和联合国宪章宗旨的深情。达荷美决心一如既往，特别是在今年这个国际人权年中，竭尽全力地同其他会员国一道，不仅为确保本届大会的工作取得成功，而且为促进世界的和平、正义和团结事业而共同奋斗。

96. 比斯塔先生(尼泊尔)：在我代表我的代表团发言之前，我谨向主席并通过他向在座的代表们转达我至尊的君主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国王陛下的问候和他预祝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成功的良好祝愿。

97. 担任本届大会主席的是一个中美洲共和国

的杰出代表，我的代表团为此感到高兴。他的当选，不仅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而且体现了宪章的基本原则——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我们确信，在他干练的指导下，本届会议将会获得圆满的结果。我愿通过他向兄弟的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致敬。

98. 如果说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曼内斯库先生阁下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一事象征了东西方紧张局势的普遍缓和，那么他作为主席在促进东西方之间的谅解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就必须受到人们的称颂。在曼内斯库先生阁下主持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顺利批准〔见第2373(XXII)号决议〕，进一步显示出他沟通各种不同利益的才能。

99. 我的代表团谨向我们这一国际礼让组织的最新成员斯威士兰表示衷心的欢迎。我们希望那些仍然处于野蛮的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地区，也将获得自由和独立，并作为我们的伙伴，和我们共享国际的兄弟情谊并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随着给斯威士兰以独立，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时代已几乎告终。对于英国政府从它的殖民领地体面地撤退的政治家风度，我在此表示赞赏。

100. 我们因有我们的秘书长吴丹这样一个伟大、热诚的和平公仆而感到幸运。我借此机会向他致以真诚的良好的祝愿，祝他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努力中获得成功。

101. 我国对于联合国的理想是深信不疑的。向大会毫不含糊地肯定了这一点的正是我至尊的君主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国王陛下，他应邀于去年十一月六日向这个世界组织致词〔第一五九五次会议〕。在当前这个充满着极其紧张的局势的世界上，我们觉得发展中的小国反抗侵略力量、确保其独立和安全的最好而且是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这个组织的集体努力。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直成功地防止了包括朝鲜、克什米尔、塞浦路斯和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许多武装冲突发展成为全面战争。这确是联合国非同小可的成就，为此我们这一代人对联合国是深为感激的。倘若没有这个世界组织的密切关注，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本来是不可能得到对它们的发展十分重要的时间和资源，而不管这些资源是多么地不充足。

102.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保证支持联合国，并希望它得到加强和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尼泊尔不仅忠实地执行了联合国有关各个问题的决定，而且一直在履行它对这个组织应尽的一切义务。而现在，尼泊尔满怀更加积极地为这个组织效力的愿望，决定争取在今年选入安全理事会。我国的这一决定意味着尼泊尔对联合国的理想和有效性抱有很深的信念，也表明了我们亟欲为本组织的成功而忠实地工作的意愿。我高兴地看到，我们的诚意和忠于联合国理想的精神，博得了亚洲和其他大陆的许多国家的赞赏。

103. 尽管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越南的悲惨战争仍在进行。这场伤亡惨重并助长了世界紧张局势的战争，是表明为了大国的利益而如何使一个贫穷小国身受其害的例证，其祸害之烈，竟至违背其人民的意愿而加以分割，并使其人民陷入了惨不堪言的深重苦难之中。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各地，特别是我们大陆上的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极大关注。

104. 这场使人类良心感到难过的战争，置象征人类和平生活的共同意愿的联合国于不顾，竟然持续了如此之久，这确实是非常不幸的。秘书长这位献身于和平事业的公仆，已主动采取行动并提出了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合理措施。秘书长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并且得到了我们的支持。

105. 国王陛下政府认为，任何解决越南危机的方法要具有永久性，就必须考虑到越南人民的愿望。越南人民享有独立和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有权在和平与统一的条件下生活；对此，各国均须严格尊重。

106.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是建立在明智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它承认越南人民有权统一起来并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来生活。另外，与从军事角度来看问题迥然不同，该协议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并谋求从政治上去解决问题。因而，国王陛下政府相信，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寻求越南危机的政治解决，仍然是可能的。

107. 今年夏天开始的巴黎和谈，又一次燃起了人们认为越南悲剧也许会彻底解决的希望。和谈仍在

进行，而且正在变成一种旷日持久的谈判。迄今为止尚未产生任何建设性的成果。国王陛下政府欢迎除在战场以外的任何地方寻求解决问题的任何步骤，因此它已对巴黎会谈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完全停止轰炸北越，以便为任何有意义的谈判创造适宜的气氛。

108. 正当越南悲剧不顾世界舆论而在继续进行之际，就在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又产生了一个引起严重紧张局势的新因素。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当时似乎正在使自己适应于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促成的社会新变化。就在那个时候，苏联和其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突然越过边界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这自然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和不安。看来时钟仿佛已被倒拨了。当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领导人为达成谅解而在莫斯科会晤时，我们都屏息以待。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他们的团结和纪律性赢得了大家的钦佩。国王陛下政府希望，由于这次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会谈以及必要时进一步举行会谈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领导人将尽力增进彼此的谅解，以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允许捷克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解决方法。

109. 一九六七年六月在中东爆发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武装冲突，使世界大为震惊。多亏联合国及时采取了措施，这场武装冲突才幸而得以停止。但是冲突的根源远未消除。阿以双方在强烈情感的支配之下，相互抱着由来既久而又一成不变的成见，这就是他们的敌对情绪的根源。而超级大国的利益又使这种敌对情绪进一步加剧。联合国为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所作的努力虽能在以往保持了一种不稳定的停战状态，但是在结束长期的交战状态和建立一个稳固的和平基础方面却一直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

110. 虽然以色列所面临的生存这个难题是容易理解的，但它拒绝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其武装部队，却不能说是正当的。用武力征服去获得领土的作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行动准则的。因此，以色列必须从包括上次武装冲突期间所占领的古城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它的全部武装部队，以此作为谋求公认的解决办法的第一步。

111. 国王陛下政府理解阿拉伯国家的心情，正如它理解以色列为了求得生存也有难处一样。但是现在是双方抛弃旧有的偏见和猜疑，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和以色列不从阿拉伯领土上撤军就不会有和平的这个现实的时候了。在目前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是能够为完成他的使命发挥更有用的作用的。陛下政府全力支持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号决议，因为这个决议为中东问题的持久性的政治解决提供了最合理的基础。

112. 当谈到联合国在中东危机中的作用时，我们的注意力便不禁转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问题上来了。诚然，通常称为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的活动，只不过是旨在用维持停战状态和监督停火安排来阻止某一特殊形势进一步恶化所作的尝试而已。这些活动并不试图提供永久性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如此，它们仍是非常有益的活动。只要世界各地存在着不稳定的停战状态，维持和平活动的实用价值就不能加以怀疑。相反，我们认为，在没有完全消除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在目前情况下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是颇为可疑的——联合国无力进行其维持和平的行动，不管是出自何种原因，都会使这个世界组织失去它的有效性，而且也不会象至今这样地唤起小国的信心。非常不幸的是，维持和平问题在政治和组织方面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诚恳地希望，所有会员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对这个问题的更好的理解，将会最终产生出一种解决办法，把联合国从目前的危机中解救出来。

113. 国王陛下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定如一地给予禁止和彻底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全面彻底裁军以最有力的支持。我们之所以一直这样做，系出自理想的和实际的原因。当一九六三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向外层空间发射大规模毁灭性物体的协定〔见第 1884(XVIII)号决议〕在几年前达成时，尼泊尔就对这些步骤表示了欢迎，认为它们有助于达到裁军的最终目标。

114. 联合国今年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这个条约对后来者关上了核俱乐部的大门，并对核扩散下了一道禁令。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委员会的两主席——美利坚合众

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工作，尤其值得赞扬。

115. 我愉快地告诉大家，尼泊尔是这个条约开始签署的当天就签了字的几个国家之一。我们赞赏这个条约，因为它的目标虽然有限，但却是高尚的，也因为它是超级大国之间和平合作的吉祥征兆，而超级大国之间的这种和平合作对于未来又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国王陛下政府已完成了这个条约的批准手续。我们敦促签字国，特别是率先缔结这个条约的核大国，早日予以批准。

116.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条约是在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鼓舞下产生的；但是，大概是出于现实的和实际的考虑，它只能具有一个不包含全面彻底裁军的有限目标。可以指出这样一点：虽然这个条约的确制止了核武器国家数目的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禁止核武器国家的核军备的生产和储存。因此，人们普遍担心这个条约不能使核武器国家与无核国家在相互义务和责任方面达到一种旗鼓相当的平衡。然而，诸如这一条约的有限的裁军措施仍是可取的，因为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是无助于国家和国际的安全的。不扩散核武器本来实际上是应当从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做起。但是，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由于对和平都表示极为关切，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它们都已赞同不扩散的决定。我们认为，这就使核大国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采取更加积极的裁军措施。

117. 我们认为，既然这个条约由于承认核国家保持核武器的独有权利而授与了它们以特殊权力，那么它们就应当想些办法，以减轻无核武器国家对核国家并不负有相应的义务所感到的忧虑。在这方面，国王陛下政府并不赞成核武器国家所作的保证，因为这种保证并不是为核裁军铺平道路，而是以核大国继续用我们希望全部予以销毁的那些核武器来保护无核国家为前提的。因此，国王陛下政府诚挚地敦促核大国和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其他国家，制定出军备控制和裁军的进一步措施，从而达到包括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在内的全面裁军这一终极目标。关于这一点，它们最好对最近无核武器国家会议的建议〔A/7277〕予以极其严肃的考虑。我们也愿在此强调发展用于和

平目的的核能和在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特殊意义，并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118. 国王陛下政府欢迎美国和苏联最近在就限制和削减包括反导弹武器在内的进攻性与防御性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问题交换意见方面所达成的协议。在急切等待这一会谈开始的同时，我们欢迎苏联关于为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备忘录。我们认为，这个备忘录是值得本届会议认真考虑的。我们认为，由柬埔寨、加蓬和马达加斯加提出的“一日战费用于和平”的议程项目，为就削减军备开支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机会。

119. 我的代表团坚信，在联合国中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积极参加，那么凡是一般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便不能得到解决。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对人类文明和知识曾经作出巨大贡献的古老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并确立了自己的核大国地位的现代化国家。拒绝承认中国的存在，就是拒绝正视真理。这正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将近二十年前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成立以来，联合国一部分会员国就一直在蓄意地、大嚷大叫地干的事。这种顽固态度给和平事业带来的当然是害大于利。

120. 尼泊尔对联合国的宪章和制度怀有深刻的信念。没有比使联合国更有力量和更具有普遍性的事更使尼泊尔感到满意的了。正是出自这种愿望，以及出自想使我们的友好近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及时得到纠正的愿望，我国代表团才一贯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121. 我的代表团热切地希望，象德国、朝鲜和越南这些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分裂的国家，应该享有在统一与和平的条件下生活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这些国家得到它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越早，对联合国、对这些国家本身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就会越好。

122. 使文明世界大为懊恼的是，南非政府还在继续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这种被称为种族分区隔离制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原始的野蛮制度的遗迹，是完全违背人权、基本自由和联合国宪章所维护的一切的。

123. 更有甚者，南非政府今天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在企图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反动势力结成罪恶的同盟来进一步加强其力量。联合国促请实行贸易抵制的决议也未能奏效，因为这些决议没能得到南非共和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充分响应。我的代表团愿促请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南非共和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以迫使比勒陀利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放弃这一罪恶政策。

124. 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的领土是对联合国的进一步的恣意侮辱。我们全力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管理委员会。但是，我们认为，为了使它遵照大会的有关决议行使其职能，它应得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合作。不幸的是，它至今尚未得到这种合作。正是为了和平的利益，这些大国应当给它以支持，因为我们决不能忽视因纳米比亚问题而在非洲南部引起种族暴力冲突的危险。

125. 我的代表团也坚决支持南罗得西亚人民享有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建立民主政府的权利。联合王国作为一个管理国，对于占多数的非洲人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的。我们希望联合王国和其他大国，将为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对在公然藐视管理国和全然无视南罗得西亚多数非洲人的意愿的情况下建立的少数白人非法政权实行制裁的决定而欣然予以合作。

126. 殖民主义在世界其他某些地区的继续存在是引起国际上严重不安的又一根源。许多人仍在遭受殖民国家的残酷剥削。这些殖民国家的镇压政策和倒退政策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是毫不相容的。殖民主义最恶劣的典型莫过于葡萄牙在诸如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所谓葡属几内亚等非洲领土上所推行的那种殖民主义。拒绝给予这些殖民地人民以自由和自治的基本权利，也是妨碍世界和平与合作的一个障碍。

127. 今日的世界不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而且也在经济上处于鲜明的分裂状态。我的代表团认为，经济上的差距是引起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因而是一个令人更为关切的问题。联合国通过它的各种机关、专门机构和组织的工作，已经得以使各会员国日益认识到，它们为根除本国的贫

困、愚昧和疾病所作的个别努力，只不过是对于对这些祸害进行顽强战斗而在世界范围内采取的协同一致的步骤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虽然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已有所认识，但在谋求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实际上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不仅没有填平，反而正变得越来越宽了。尼泊尔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它沉痛地觉察到，连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差距也在日益增大。

128. 虽然联合国发展十年本身快要结束了，但为其制定的发展目标却仍然远没有达到。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经济上增长百分之五这个发展十年所提出的最低增长率。失败可以主要归咎于国际财政资源的供应比较缓慢。

129. 在国际贸易方面，初级商品的价格和需求必须保持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自由供应制成品也必须采取宽宏的政策，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极为重要。今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届会议充分讨论了这个问题及其他与商品贸易和特惠权有关的问题。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以及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分歧，会议的结果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30. 就尼泊尔和许多其他国家而言，地处内陆这一点对它们的发展是一个永久性的障碍。联合国内陆国过境贸易会议¹⁹所通过的一九六五年内陆国过境贸易公约，承认内陆国有权自由地和不受限制地通过沿海国领土将货物运进或运出第三国。这个公约经过必要数目的国家批准后，于一九六七年六月生效。但是它尚待某些会员国予以批准。尼泊尔坚信，正是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一切国家才应当平等地共享繁荣。为此，就必须创立一个公平的贸易和国际援助的新体制。与此相关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表现出适当的谦让和谅解，而同样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它们中间最不发达的国家也应如此。

131. 我已经简略地谈了一下今日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国际关系方面，尼泊尔奉行不结盟与和

平共处的政策。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主要是以这些原则为指导的。我们采用这些原则，并不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因为它们已成为我们的一种信念。同样地，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抱有坚强的信心。我们坚信，只有通过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协调一致的努力，人类前途才能有保障。让我们在这个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使联合国成为和平和世界繁荣的有效工具而相互合作吧。

132.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我特别高兴地向我的同事、危地马拉外交部长，表示我的代表团对他的诚挚祝贺，祝贺他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我之所以特别感到高兴，不仅是因为我们两国虽相隔万里，但友谊相连，而且还因为塞浦路斯人民处在外国统治之下和在困难的时期，就发现了他是一个伟大的真正的朋友，塞浦路斯人民将永远把他看作是这样一个朋友而铭记在心。因此，当他获得这一应得的极大荣誉时，我们也充分地分享着他的国家所感到的欢乐。我们相信，他将以其所具有的才能、智慧和经验，成功地执行他的崇高职责和完成委托给他的任务。

133. 在我之前发言的同事都表达了我们大家对前任主席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曼内斯库先生的深厚的谢意，因为当沮丧、失望和恐惧在世界上达到了令人痛苦的程度的时刻，他在十分复杂和微妙的情况下模范地执行了他所肩负的极其艰巨的任务。如果我同其他同事一道在此向他表示深切的谢意那就未免太疏忽了。

134. 但是，如果说前任主席是在我所指出的那种情况下主持大会的话，那么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新任主席的确是在更加严重的条件下和在对联合国的将来以及人类命运显得极为关键的时刻来受命主持本届大会的。我相信这并不是夸大其辞。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关头，即不但我们的期望和意愿的最后实现正如往年我们所强烈抱怨的那样遥遥无期，而且，如果我们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不但不能使之确实扭转甚至也不能加以遏止的话，我们就要面临着一种阴暗的前景。现在既不是追求浪漫主义的时刻，也不是追求尽善尽美的时刻，既不是满足于词藻华丽的宣言的时刻，也不是满足于仅仅重申我们的原

¹⁹—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至七月八日在纽约举行。

则和希望的时刻。只是指明原因和谈论原因，那是不够的。要想扭转目前事态发展的趋向，我们就必须积极而果断地作出反应。

135. 以前的一般性辩论是以对当时的危险所感到的忧虑为其特征的，是以由于联合国的无能为力而引起的不同程度的沮丧和失望为特征的。联合国的无能为力并不是由于它本身的任何过失，而是由于它的会员国不论是单独地或是集体地都未能为解决各种国际问题或为实现宪章的要求而作出足够的努力，因而也就无从实现人类的期望和意愿。

136. 而在今年的辩论中所表现的则不仅是对当前危险的忧虑，也不仅仅是沮丧和失望的情绪了；而且也不能让它仅仅是表达一下恐惧的心情而已。不管我们所用的词句是否相同，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审查和估计的局势不能有效地得到改变，那么我们大家所能清楚看到的就是一种阴森的、事实上是可怖的前景。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现实主义。这是积极行动和纠正错误所必需的一种态度。我们对于现实不能佯作视而不见。我们经不起再让主观幻想把我们引入歧途而相信当前形势中的任何一种情势都不会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我们也要记住，战争和灾难从来就不是逻辑和理智的产物，而往往是由于估计错误和不能看清现实承认现实因而也就不能控制事态发展所造成的。我们确实不能不认清时局正把我们引向何方。现在是我们必须真心诚意争取和平而不是一味空谈和平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以忠实的行动来证实我们的言论。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道路可供我们选择；如果说某种乐观的想法多少还有点根据的话，那也只有从这一无情的事实出发才有可能。我们必须以忠实的行动来证实我们的言论。对大国说来，尤其应当如此，因为它们的责任，无论是个别的或集体的，都的确十分重大。它们确实是处于能决定世界是存还是亡的地位。它们现在就拥有决定世界存亡的手段和力量。

137. 超级大国已经开始在征服空间了，就在最近这几天美国宇宙飞行员的辉煌成绩已很恰当地提醒我们注意了这一点，我们特借此机会向美国宇宙飞行员表示祝贺和钦佩。超级大国在制造巨大的毁灭性手段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超级大国在获得更大进步所

需的手段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各大国难道不了解世界上的和平正在从它们手中、从我们手中、从联合国手中滑掉吗？联合国的有效性不可能是很大的，除非各大国都能以真诚和建设性的态度给联合国以支持。小国也是如此，它们的集体作用仍可能是很重要的。小国不但必须忠实地履行其应负的责任，而且必须更有力地作出反应；它们必须经常不断地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提醒大国：如果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或大国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作武断主观的解释——对于这些原则的精神和意义，每年当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相聚时，大家似乎在理论上都有相同的理解——那就不可能获得和平并维护和平。

138. 不言而喻，举行一般性辩论的目的就是要对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法律各方面的发展情况进行探讨。照例我们要提到每年的成就，指出在哪些领域里我们没有取得进展和没有取得进展的原因，并提出今后如何前进的意见。我们评论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和许多其他有关联合国活动的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习惯做法了。现在我不想就所有这些问题作详细的论述，但是对于那些目前急需我们关注的优先问题，我将竭力象我相信我们全都认为的那样给予必要的强调。

139. 我一点也没有缩小我们所取得的各种成就的意义，特别是联合国在经济、社会、人道和技术发展诸领域的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我一点也不愿低估在裁军方面所取得的部分的然而确属重要的进展，或者低估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有限进展。自然，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不能忽视非殖民化过程的缓慢，当我们欢迎毛里求斯和斯威士兰加入独立国家大家庭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这一事实。我也不想假装忘记我们每年经常反复强调的在全世界创造较好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必要性，这是巩固和平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一点也无意于给人们以一种印象，以为我们普遍实施人权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阶段——事实上，它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阶段，这一点在今年这个国际人权年，我们不得不加以指出——而普遍实施人权却是巩固和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我也不想贬低为解决世界各地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所作

的任何努力——在某些问题上情况确是有所改善。总之，对于所有这些发展情况和方面我都没有低估，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我们所努力缔造和巩固的和平的基础似乎已经濒临崩溃的特殊时刻，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我们为巩固世界和平所取得的成绩和所作出的努力，那将是不适宜的，而且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要找到为世界和平作出积极贡献的力量的话，那就让我们大家都勇敢地承认这一点吧。每一种努力和每一个成就都是可嘉的，但是只有到一场巨大灾难的可能性消失了的时候，才能证明它们是真正有益的。

140. 秘书长在他的联合国工作年度报告〔A/7201/Add.1〕的序言中，非常清楚地描绘了目前的国际形势。我的代表团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和结论。对他以其素有的客观和明智所作出的评论，我们都应当以其应有的方式加以使用，并以此指导我们的辩论。只要看一下世界地图就足以使我们认清现实，认清这一严酷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在每一个大陆和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些行将爆发并把世界引向一场巨大灾难的火山。在去年的辩论中，我们谈到了那些主要的火山，而它们的凶猛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减弱。

141. 越南战争仍在进行，生命的可悲的丧失仍在继续，而在数月以前即已开始并在那时给人们带来许多希望的美国和北越之间的巴黎谈判，至少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什么进展的话，进展似乎也是不大的。这场战争的继续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难道还有人怀疑这一点吗？难道政治家们想不出一些途径和方法，来结束这场战争和人类大屠杀并建立和平解决的基础吗？军事胜利已不再是一个可能达到的目标了，即使能够达到，但把双方在人命和政治上所遭受的损失和危害拿来衡量一下，那也是毫无意义的。

142. 另一方面，迅速结束这种危机将有助于我们达到当前的首要目的，即铲除发生一场巨大灾难的可能性。为了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任何双边或单边性质的倡议和行动，如全面停止轰炸或其他任何使战争降级的一个或多个步骤，都是值得采取的。我们认为秘书长在这方面一再表示的意见，是既现实而又富有建设性的。必须尽最大努力使战争尽早地结束。巴

黎谈判为我们提供了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机会，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可以为各方广泛接受的工作基础，即日内瓦协议。

143. 尽管联合国为解决中东问题作了种种努力，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作的第242(1967)号决议——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决议在当时情况下为和平解决提供了一种基本安排——尽管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雅林先生为协助实施此项决议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中东局势似乎仍然未变，这是很危险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困难和复杂性，谁也没有低估，因此雅林先生在执行他的任务时，显然需要得到更加明确的支持。而他也必须得到这种支持。我们觉得，必须给雅林先生以建设性的真正的支持，以便他为执行安理会的决议而找出一个方案。

144. 中东局势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观点也是众所周知的。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应为和平解决而提供协助。任何人，不管出自什么目的，都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对继续保有由于战争而占领的领土的行为加以宽恕。这是一个明确的既定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背离的。撤离是首要的条件。自然，在决议中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希望现在正在联合国进行的外交活动在协助雅林先生为贯彻此项决议而得出可行的结论方面将证明是建设性的。必须找出一条和平解决的途径。难道还有别的现实的抉择吗？难道能让非正义的行为继续存在，冲突继续下去，人道主义的问题永久存在，以及突然发生也许会导致一场巨大灾难的新的事件的经常可能性存在下去吗？避免这一切：这就是我们大家无可推卸的职责之所在。

145. 在亚洲，除越南而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危险的根源。它们并未消失，只不过被越南战争的巨大阴影掩盖住而已——也许只是暂时的吧。但我们也不该忘记它们，不应该因上述事实而认为它们对和平不再构成威胁了。

146. 在非洲，尼日利亚的内战仍在进行，这个不幸的国家仍在遭受战争的苦难。虽然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亟待重视，但按照和解的精神和统一的原则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容再拖延下去了。

147. 就在这同一大陆上，由于殖民国家的顽固态度，也由于我们这个集体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非殖民化的过程迄今尚未完成，尽管这种情况包含着种种固有的危险。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作法也是如此，它仍然以各种极不人道的方式继续推行于非洲大陆的某些地区——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那里的形势也没有给人们以任何希望，上周在直布罗陀举行的毫无结果的会议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148. 难道由联合国所代表并体现出来的世界道义力量就不能有效地处理这些除了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令人憎恶而外甚至还可能有一天导致一场巨大灾难的问题吗？

149. 欧洲局势是潜在的最危险的局势之一，整个世界都自动地感受到它的影响。最近欧洲局势严重地恶化了，已经又一次威胁到国际和平和安全。人们不会轻易忘记，两次世界大战都开始于欧洲。欧洲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分裂本身就是威胁和平的一个永久性根源。德国的继续分裂和柏林问题的存在本身也是威胁世界和平的根源。近几个月来，我们在欧洲看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新的事件，其后果——我想强调这一点——依我个人的浅见，现在尚无法断定。

150. 去年我们在本大会都谈到了欧洲当时似乎正在加强势头的缓和局面，而且大家都曾表示希望这是为巩固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的一个比较可喜的新篇章的开始。然而，目前在欧洲这种努力却受到一个令人十分痛苦的打击。据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加以占领，是一个家庭的内部事务。但我们认为，就战争与和平而言，就不干涉内政和主权平等原则的普遍性而言，只存在一个家庭，那就是联合国。三年前，当大会讨论不干涉内政这一项目并通过有关决议〔第2131(XX)号〕时，就曾强调指出，联合国的会员国一律平等，同时绝对禁止任何一国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对另一国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或干预。在这一点上，所有国家均无区别，而且从来就不承认什么势力范围。既然我们对于这一基本原则的解释都是一致的，而且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它，难道现在倒要找出这个原则的例外来吗？

151. 我在开始发言时提到了大国的责任。我们

必须采取现实的态度。联合国在某些方面是能独自发挥它的作用的。但是，如果大国集体地甚至个别地决定要无视联合国的存在，它们也能够某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使联合国变成一个无能为力的组织。因此大国是有办法给联合国提供成功的可能性的。它们可以通过首先扭转由于它们自己的过错和失职行为而造成的局势来做到这一点——而这也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我们所期待的事。

152. 前面已经说过，我之所以强调今天威胁世界和平的那些主要冲突，是为了把目前的国际形势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正确地、真实地描绘出来。我并不想给人以这种印象，以为其他方面都不够重要。我无意于忽视某些好的或比较好的或令人鼓舞的方面和积极的发展，也无意于贬低其他我只简略地提了一下、或者根本没有提到的悬而未决问题的意义。

153. 虽然我不愿意背离我刚才提到的原则，但是我觉得，也许大家希望我能向大会简要地汇报一下塞浦路斯当前的形势。

154. 这个岛上的情况在过去九个月中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当然，局势现在还没有完全正常；还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和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但是如果不出由于我国政府单方面的主动行动而在正常化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这一事实，那也是不对的。

155. 在这方面我感到愉快的是，我有责任再次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对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福尔先生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司令马托拉将军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他们两位在秘书长的明智指导下和他在秘书处的同事们的可贵协助下，一直不断地力求对使那里局势正常化的努力作出贡献。我也要向所有参加联合国部队的国家和所有资助这一行动的国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156. 我国政府的政策是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去维护和平并使局势完全恢复正常。我们仍在期待另一方作出某种积极的反应。

157. 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而言，自从我上一次在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向会员国报告以来，形势

有了新的发展。在秘书长的斡旋和倡导之下，岛上双方于今年六月开始了谈判。谈判现正在进行中，因此，在现阶段谈论谈判的任何细节，那是不明智的。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单是谈判正在进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发展。低估困难将是不现实的，但如果善意和理智居于上风，这一努力也许就会成功。我们已尽全力来促进这种努力。

158. 塞浦路斯问题是大会所熟悉的，它的一些根本争端也是大会所熟悉的。目前我们只需说这样一句话就够了：我们是把联合国宪章及其决议牢记在心的。我们有雄心去证明联合国是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作出有效的贡献的。在我们努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设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信赖的联合国机构和权威。我们希望，在联合国的协助之下，遵照它的宪章和决议，我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从而对和平事业、对联合国的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159. 到此我就要结束我的发言了。对于联合国来说只有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只有当我们大家都决心把联合国当作是维护和平和解决我们问题的集体工具和机关，而不是把它仅仅当成一个我们可以用以申诉我们的苦情和宣传我们的政策和观点的讲坛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大家都决心尊重并坚持联合国的宪章和决议而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寄予联合国的人类的期待和希望才能得以实现和满足。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我们全都各有其责；但大国负有主要的责任。如果它们不能尽责，那么到头来还是有损于它们自己。现在该是我们大家认识并承认这一事实的时候了。整个世界和联合国都在期望大家一致地积极地响应这一呼吁，因为超越于眼前利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谓的势力范围或其他一些大都是具有消极的或者值得怀疑的意义的考虑之上的，只有一个目标，即建立在自由和正义基础之上的和平。

160. 阿格温斯-科德克先生(肯尼亚)：请允许我首先向阿雷纳莱斯先生表达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对他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的祝贺。我国代表团深信，在他明智的指引和干练的领导下，我们的讨论将取得成果，并对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作

出有意义的贡献。他可以相信，在他艰巨的工作中，他将得到我国代表团的支持与合作。

161. 我也十分愉快地应当转达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塔先生贺电中的良好祝愿，他祝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的讨论圆满成功。

162. 我还要向离任主席罗马尼亚的曼内斯库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诚挚感谢和钦佩。他是一个具有业经证实的能力和才干的人物，他在主持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的工作中，引导有方，对于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

163. 我的前任去年在向这个机构的发言〔第一五七〇次会议〕中曾指出：大会是在某些爆炸性的争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形成严重威胁的时刻开会的。从那以来，我们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这对我们的当代外交是一个可悲的评述。在某些方面我们实际上是退步了。今天，国与国之间仍在互相争斗。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悬殊跟过去一样大。征服和占领的概念又复活了。尽管联合国作了种种努力，但是最横蛮无耻地侵犯基本人权的事仍然继续有计划地在干着。

164. 让我说明一下我这番话的意思。首先我就来谈谈非洲大陆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特别关注正在为我们大陆的完全解放而进行英勇激烈斗争的弟兄们的处境。非洲目前正受到企图吞并大陆南部的日益强大的反非势力的威胁。我们千百万弟兄仍然生活在南非、纳米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罗得西亚和所谓葡属几内亚的白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些种族主义政权无视人类尊严和基本人权，顽固地蔑视国际公众舆论和联合国的无数决议。他们为了在非洲扼杀自由和人类尊严，现已组成一个里斯本-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轴心。

165. 当然，荣誉应当归于应得者。因此，我愿意在此刻对西班牙给予赤道几内亚独立这件事表示肯尼亚的赞赏，虽然我也许可以说，赤道几内亚人民是自己用武力赢得其独立的。我们感到，西班牙在它同非洲的关系上已经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篇章。目前它正在采取步骤使现在的西属撒哈拉取得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我们只想敦促它加速这方面的步伐。随着西属

撒哈拉取得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就会开辟出一条途径使西班牙和非洲之间建立起完美而又富有建设性的关系。

166. 现在让我们回到里斯本-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轴心这一问题上。我们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少数人权竟从某些国家得到安慰和支持，这些国家一般都是吹嘘自己的民主制度，标榜自己热爱正义，并自称它们的意图是使世界民主得到保障。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误解这一点：自由非洲绝不会放弃其解放整个非洲大陆的神圣职责。

167. 南非政府的政策必然受到一切争取正义、平等和人类尊严的人们的坚决反对。南非的非洲人已被注定生活在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的蹂躏和压榨之下。根据歧视性的立法，非洲人犯了一点小罪就要被判重刑，而犯有同样罪行的白人却从不受到惩罚。今天在南非，几乎是任何一种违法行为都可能而且一般也都是被提高到并总是解释为政治罪，其目的就是为了对非洲人进行迫害。因此，在南非的监狱里关有一万多名几乎全是非洲人的政治犯，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情况下，四百万白人对一千四百万非洲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所进行的压迫，必然对各种族之间的和睦、世界和平与谅解构成严重的威胁，难道还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吗？

168. 我们完全了解南非对兄弟国家赞比亚的威胁，这实际上也是对所有非洲国家的威胁。正是南非政权在支撑史密斯叛乱政权。正是南非政权为了在南部非洲永远保持种族隔离和维持少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统治才策划了里斯本-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轴心。事实上，正是南非现在成了把种族主义统治强行扩展到其传统的国界以外这一作法的象征。在面临这种压迫的情况下，非洲人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回他们的自由、尊严和独立。

169. 我们完全清楚为把纳米比亚并入南非所已采取的步骤以及把种族隔离政策的实施范围扩大到该领土的情况。我们拒绝这种非法行动。我们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南非完全不理睬联合国旨在谋求给南非的非洲人以自决的基本人权的一切决议。关于纳米比亚

问题，大会在一九六六年十月通过了第2145(XXI)号决议，从而终止了——让我再重复一遍，终止了——南非对这块领土的委任统治，纳米比亚便由联合国，由本机构直接负责。可叹的是，南非居然能够挫败联合国为在纳米比亚承担起其职责所作的种种努力。尽管联合国取消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南非政府仍然认为可以在该领土实施镇压性的法令，并发动一场恐怖运动。大规模逮捕和法西斯酷刑已成为当地人民的日常命运，而这些人民只不过希望行使他们生来就有的自由权利而已。现在，毫未减退的残酷阴影浓重地笼罩着他们的生命。

170. 我们拒绝南非提出的给予它所谓的奥万博兰以所谓独立的建议。这不过是南非政权为了制造一个新的班图斯坦所采取的又一阴险步骤罢了，其目的在于分化纳米比亚人民，把他们的领土巴尔干化，以便进一步进行剥削。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南非对于联合国的决定究竟要继续抗拒多久；联合国受这一种族主义政权的侮辱和挫败究竟要到何日方止。我们认为，联合国在确立它，即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权利上绝不能向南非让步。因此，应该让联合国纳米比亚管理委员会立即进入该领土而不能进一步拖延了。

171. 关于这个问题，请让我补充一点：考虑到联合国于一九六六年接管了纳米比亚领土，而大会在去年根据第2248(S-V)号决议又委派一个小组到纳米比亚去建立政府，因此，倘若联合国能赋予纳米比亚管理委员会的权力以一定的战斗性，那就不会存在南非进行任何严重干涉的问题。至于法律上应该怎么办，可以让一个联合国工作组乘着联合国的飞机，而且打起联合国的旗帜到那块联合国领土上去；让这个工作组在联合国的领土上降落——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对于大国来说，这种作法也许有点太复杂了。但是，请让我打个比喻：你回到了自己小家庭的门口，你已很疲倦，又是在晚上，你想进到屋里去，可是有人不让你进去，那么，你知道该怎么办吗？我可以代表非洲向你们保证：非洲人不仅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也一定会对此有所作为的。

172. 昨天我们亲眼看到了一种可悲的景象，即一个自命为大国的外交部长在一个现在已不复存在的

问题上大兜圈子。就在二十四小时以前，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威尔逊首相同叛乱者史密斯在英国无畏号军舰上的谈判果然不出所料地失败了。这当然是由于罗得西亚非法政权首领的顽固不化态度所致，而这一政权之得以苟延至今，乃是由于英国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和在某些法令中使用了不负责任的、不能令人信服的法律用语。这里值得重述一下肯尼亚政府获悉会晤即将举行时所发表的声明的一部分：

“〔罗得西亚问题的〕任何公正的解决办法都必须以下列原则为基础：（1）它必须明确保证把权力移交给占多数的非洲人；（2）在实现多数人统治之前，谈不上什么〔罗得西亚〕独立的问题；（3）〔这种解决办法〕必须保证罗得西亚非洲人的最高利益不致因为没有目前正在史密斯监狱里受难的非洲领导人的参加而受到损害或被出卖；（4）废除一切歧视性法令，承认罗得西亚非洲人不可剥夺的自由与独立的权利。”

173. 应该用于采取行动的宝贵时间被威尔逊先生及其一伙有罪和无用的下属白白地浪费了。现在必须制止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和叛乱者，因为这个政权对津巴布韦非洲人的压迫日益加重。在那个国家，千百万非洲人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愿望已经被错误地引上谋求同叛乱者谈判解决的歧途。昨天我们听到了而且过去也曾读到种种歪曲的说法，这些说法的用心，一句话，就是要为现存的情势辩解。为了推卸其应当取缔非法政权的责任，种种推托的伎俩都使出来了。

174. 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采取果断的行动以结束叛乱，因为伊恩·史密斯所感兴趣的只是在南非警察的帮助下建立另外一个恐怖的警察国家。人所共知，史密斯不仅在绞刑问题上蔑视了女王陛下的权威——那是在女王的恩赦之后发生的——而且说得不客气一点，曾两次把英国首相作为家奴来对待。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史密斯那天在无畏号舰上竟然没有受到逮捕和拘禁。现在是动用武力的时候了。现在是丢掉任何谈判念头的时候了。我们再也不能给史密斯时间来巩固其种族主义的非法政权。我们已经看到，对这个政权实行的经济制裁已宣告失败。只要罗得西亚的经济由于在制裁方面存在着联合国无力或者也许不愿堵塞

的那些蓄意留下的漏洞而得到了南非、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有力支持，上述作法当然是不可能奏效的。南非、葡萄牙和某些著名的欧洲国家的代理商继续在输出贴着新标签的罗得西亚产品，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大不列颠不应该再推卸它对津巴布韦千百万非洲人所承担的责任了。对津巴布韦非洲人所犯下的难以描述的暴行，其中包括那种对无辜的非洲人进行所谓的审讯——加引号的审讯——最后借口他们是“恐怖分子”而绞死的行为，已经震惊了整个世界——或者说至少震惊了我们那一部分世界。当然，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是为他们国家的自由和解放而进行真正斗争的民族主义者。而对这些民族主义者所犯的一切罪行又都是为了保住一个自称在这一地区拥有权力和主权的国家。

175. 当然，我们同情英国外交大臣昨天企图为一个无法辩解的立场进行辩解时所处的困境。如果要让自由在罗得西亚得到恢复，英国就必须重新考虑对这个国家所采取的立场。我们非洲人将全力以赴，一直战斗到津巴布韦获得自由为止。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津巴布韦自由战士在这最后的时刻为实现他们自己之间的团结而做出一次决定性的努力，因为斗争是他们自己的斗争。不管需要多么长的时间，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是要继续下去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行，对于这一点史密斯和他的同伙必须要弄明白。让英国即令仅仅为了防止如果现在不结束这一非法政权就必然要产生的那些严重的日益逼近的血腥后果，而再一次表现出履行其对津巴布韦人民所承担的责任的迹象吧。

176. 当然，我们已经听到了有人昨天在这里重复的那些无益的废话——幼稚可笑的无稽之谈——其大意大致如此：目前这种情况也许是最好的了，“让我们就这样决定吧”；这就是所谓半块面包总比没有好的逻辑。但是如果那块面包是属于你的话，那也就不存在所谓半块面包的问题了。

177. 除南非本身、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以外，我们大陆大约还有八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仍然处在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野蛮统治之下。葡萄牙一直拒不执行联合国关于给那些现在受它统治的非洲领土以独立的决议。我们完全拒绝葡萄牙把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

内亚说成是它的海外领土的那种荒谬的理论。这些领土从来不是，将来永远也不会是葡萄牙的一部分。它是宪章规定的非自治领土，那里的人民有着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利。葡萄牙无视本组织的决定，继续恣意加紧镇压那里的人民。葡萄牙不但不为其殖民地的独立准备条件，反而增加它的殖民军队和防务预算。葡萄牙花费将近百分之四十二的年度预算对仅仅希望得到自由和解放的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战争，其目的何在呢？葡萄牙的残暴行径当然从它和北约组织的联系中得到了鼓励，因为如果没有后者的武器供应，它便不能从事目前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人民所进行的这场战争。我们敦促北约组织成员国停止对葡萄牙的武器供应。葡萄牙现在正在变本加厉地利用北约组织的军事资源来镇压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人民。的确，葡萄牙甚至已日益成为对一切独立的非洲国家的一个威胁。

178. 非洲的殖民地问题仍然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永远不会抛弃正在那些地区为自由而斗争的弟兄们。非洲统一组织已经表示誓以全力支持非洲大陆的最后解放。联合国必须认真对待非洲统一组织的这一意愿。

179. 现在，我想谈谈一个特殊的、一年多来已成为焦点的非洲问题。在那里，外来的枪炮一直在相互轰击。当然，我指的是尼日利亚。从我们在阿尔及尔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达成某种谅解到现在几乎还不到三周。可悲的是，外来者在那个非洲国家现在仍然很活跃。我国代表团坚决反对暴力、流血和因饥饿所造成的死亡，因此，当许多外交部长都还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建议由一个外长仲裁机构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以便作出立即结束死亡现象的安排。奇怪的是，那些能够有所作为的大国竟在这一整段时间内袖手旁观，甚至连一点人道主义的事也没有做。

180. 至于世界其他地区，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中东、东欧和远东的局势。在我谈到那些发生冲突的地区之前，我想陈述一下肯尼亚外交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肯尼亚坚信，处理国际关系必须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这是我们的标准，我们希望所有的国家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行动。在最受人珍视的宪章原

则中有一条原则是，这个组织的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而不得通过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破坏其他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样，联合国宪章就成了我们处理当前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具有爆炸性的局势的基础。

181. 联合国受理中东局势问题到现在足足已有二十多年。今天它已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一切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都未能奏效。这个问题仍然是国际事务中一个持久存在的令人痛心的问题。

182. 肯尼亚政府的出发点是相信所有国家都有生存的权利。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独立的会员国，以色列国应当享有这个权利。我们不赞同以色列的一些邻国现在所持的要使这种交战状态永久存在下去的哲学。我们热情地希望，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主权国家，以色列能够享有和平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肯尼亚政府不能也不会支持以色列继续占领它在六天战争中所占得的阿拉伯领土。关于领土扩张的问题，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正如我们曾经提醒大会的那样，宪章敦促其签字国不得通过征服获得外国领土。中东局势大家公认是复杂的。我们不能靠挥舞魔杖给那个地区带来和平。然而，我们认为，如果阿拉伯领土仍处于以色列军事占领之下的话，那么和平是再也不会恢复的了。

183.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不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比如说，苏伊士运河的关闭对我们自己的经济就有影响。因此，肯尼亚对这条主要航道的继续关闭十分关注。

184. 其次，还有难民这个人道问题。这些难民的惨状是无法形容的。对于他们的困苦处境，任何人和任何政府都不能继续无动于衷。许多观察家现在承认，在和平和谅解的气氛再次降临到那个地区之前，难民问题是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的。

185. 因此，肯尼亚政府特别重视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242(1967)号决议。该决议除了肯定对难民问题必须予以公正的解决而外，还使得有可能委派冈纳·雅林大使去协助工作，以求和平协商解决这一问题。雅林使团得到了肯尼亚政府的全力支持。

186. 前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欧洲，并很快就蔓延到了世界其他地区。所以，肯尼亚政府一直关注着最近的东欧事件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指的是华沙条约的盟国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我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人们在这里尽量少谈这个问题，以免无意中使局势加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就这个问题说一两句话还是恰当的，因为上述事件对联合国宪章有直接的关系。

187. 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显然是对该国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这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小国是一个不愉快的提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友谊有时可能成为一种严重的冒险。由于这个缘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已经倾向于损伤我们对超级大国和联合国宪章的信任。肯尼亚政府诚恳地希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们能够重新考虑一下，并尽快地从该国撤出他们的军队。不管华沙条约国今后对捷克斯洛伐克或任何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采取什么行动，我国政府真诚地希望超级大国不要试图把世界划分为意识形态的势力范围。

188. 肯尼亚政府同样感到关切的是越南人民的苦难。不幸的是，这个问题与我刚谈过的问题并无二致。我们正目睹着一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同一个小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力量极其悬殊的较量。关于越南问题，肯尼亚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我们毫无保留地谴责一个大国竟然认为它可以无缘无故地践踏一个小国的狂妄态度。而且，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强国显然无望取胜的、徒劳无益的战争。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延长过去二十年来一直未见和平的越南人民的痛苦呢？我们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愿意，那块不幸的土地就能实现和平。当然，实现和平的首要步骤是美国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我国政府深信，美国对越南北方停止轰炸将会迅速导致政治解决。因此，我们敦促立即停止轰炸越南北方。

189. 现在，我想就经济问题谈几点意见。联合国发展十年就要结束了。现在，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个十年已经失败。十年的设想是既宏伟而又鼓舞人心的，尽管它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鼓舞。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处境的不恶化，看来除了挫折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获。

190. 最具有象征性的挫折莫过于今年初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所遭到的挫折了。第一届联合国贸发会议确定了贸易和发展的大致安排。我们怀着谨慎然而强烈的希望去新德里，希望一个全球性的发展战略能够产生出来。我们发展中国家去新德里，原期望第二届联合国贸发会议能为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开辟一个新时代而铺平道路。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倡议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富国的阻挠而落空了。这就着重地表明了这样一点，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真诚地希望纠正现存的经济不平等现象，除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自己而外，就别无其他办法。

191. 在富国方面，它们正日益忙于把积累投入自己的安全事务、技术进步和外层空间探索中去。它们对贸易作了精心的布局，为的是促进它们之间的贸易，而不是促进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它们的市场得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发展中国家为加工自己的天然产品和增加它们的制成品和加工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所作的努力，都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合成品和代用品的不断冲击，进一步剥夺了发展中国家从它们利用本国产品从而创造出一些投资资本中所能获得的资源。

192. 虽然第二届联合国贸发会议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就，但其缺点并不在于这个组织本身。我们肯尼亚人谦恭地认为并承认，只要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继续存在，联合国贸发会议就仍有存在的必要。联合国贸发会议已经显示了它在经济事务中，特别是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和得到保护的经济事务中的重要性。我们希望看到这个组织创建时所确立的崇高理想能够实现。这些理想并不能凭空实现，而是必须在工业化国家欣然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193. 因此，肯尼亚政府和人民热忱地希望工业化国家能够给联合国贸发会议以支持，因为没有这种支持，这个机构就不能达到其所以成立的目标。我们毕竟全都认为，从长远看，只有在一个各国之间公平地分享资源的世界里，国际和平才能建立。

194. 如果我不说一句欢迎来自斯威士兰和赤道几内亚的兄弟们的话，那我的这个发言就会是不完备

的；对于他们，我的代表团愿表示衷心的祝贺。他们之获得独立使我们肯尼亚人大为欣慰，因为这是非洲战胜帝国主义的又一实例。我的代表团向他们致敬，并祝愿斯威士兰和赤道几内亚两个代表团在联合国这里一切成功。愿上帝保佑他们。

195. **主席：**请马来西亚代表行使其答辩权。

196. **拉马尼先生(马来西亚)：**我的代表团注意地倾听了菲律宾外交部长今天下午早些时候在他的政策性发言中所提到的他的政府对沙巴的要求。实际上这个问题几乎占了他的全部发言。因此，我在这一场合以下述声明作为开场白是可取的，即沙巴是那个名为马来西亚的联邦中的一个成员邦。

197. 我的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菲律宾在世界上一个人们本会认为有关稳定与安全的问题已经够多的地区坚持它对沙巴的要求的严重性——其实我应该说是潜在的威胁性。但是，菲律宾政府由于我不想推测的原因，竟认为最近几个月紧锣密鼓地宣扬这一要求是适当的。这种态度肯定无助于这个地区的和平事业，也不能促进宪章序言中提到的良好睦邻关系——而菲律宾却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

198. 马来西亚过去从来没有机会在本大会明确地、直率地陈述它对这个要求的看法，虽然自一九六三年秋天以来曾经有过几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每次都只不过是附带地提一下而已。更令人遗憾的是，竟有人千方百计地在马来西亚对沙巴的无可置疑的主权上散布疑团，而这个主权是扎实地建立在沙巴人民的自决基础上的，且不谈大量充足的法律上的理由了。

199. 最近的政治历史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但需要人们记住的是，沙巴作为一个自治成员邦加入马来西亚，是在按照大会第1541(XV)号决议由联合国秘书长这样一个重要的权威对当地人民的意愿进行一次

调查之后实现的。同时还应当记住，这次调查是秘书长应有关三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直接邀请而负责进行的，其中包括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即这个要求的首先提出者和主要鼓吹者马卡帕加尔总统。所以，代表们完全应该有一个机会知道并确切地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现在和一向对这个要求的态度是什么；为什么它再也不愿意准备考虑这个要求的存在——当然是在今年七月的曼谷会谈出乎意料地结束以后；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马来西亚认为并深信——至少是在接连发生了一些政治事件的情况下；对这些事件我将尽力加以叙述——从严格的法律和司法的意义上说，这个争端并不是一个可以由国际法院来裁决的法律争端。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联合国的这个最高司法机关的正直和公平，而仅仅是借以强调这个问题的纯然政治性，好让大家注意一下，把它当作一个法律问题来处理是不合理的。

200. 菲律宾对沙巴的态度——我很抱歉不得不这样说——是一种虚幻、虚谬和虚构的混合物。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花一点时间，把这个中心争论点从它所受到的有倾向性的曲解和令人生厌的误解中解救出来，使它从菲律宾政府以令人厌烦的顽固态度确信它必须苦心布置的疑阵和故意制造的纠纷中解脱出来，同时对这个中心争论点加以正确而清晰的说明。

201. 对于所有那些不愿以夸张的态度闭眼不看现实的人来说，事实是简单的。这个所谓的“要求”并没有必要成为一个神秘莫测的谜中之谜。因此，为了对已经非常详尽地谈论了这个问题的菲律宾外交部长表示公正起见，同时也为了对得住我们自己，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明天主席觉得有可能分配给我的适当时间进行答辩。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